

大德和他的烏日子：一個關於改變的故事

親愛的小朋友，我現在要說的這個故事也許很不可思議，但我卻不得不說出來，因為它關係著我怎麼從人人討厭的壞孩子，變成處處受歡迎的好孩子。而小朋友們有時候會奇怪，為什麼大人老說你是壞孩子，為了給小朋友們一點成長中的建議，也算是做點好事，我只好說說這個上不了檯面的往事。

這件事發生在我唸小學三年級的時候，我從未向任何人提過，包括我的爸爸、媽媽和最好的朋友。為什麼我沒有說呢？一方面是因為我認為沒有人會相信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覺得有點尷尬。

那段時間，我深信人應該活得朝氣。因此，我對某些人，特別是一些女生感到不滿。她們整日窩在教室裡看書，或者縮在一起私語。體育課時，她們的臉色蒼白如紙，彷彿隨時都會昏倒。在打躲避球時，她們不好好看球，只會不停尖叫然後讓球打到。那群女生的代表是羅文美，她時刻監視著我們，並無預警地打小報告。我們對她的厭惡程度實在無法用言語形容。然而，她卻是老師眼中的模範學生，從三年級上學期一直到下學期，她一直都是班長。更讓人失望的是，她的家就在我家隔壁。

因為這樣，有時候老師會叫她跟我一起走回家，順便跟我媽媽說我功課好幾天沒寫的事。這種時候她就慘了，最平常的遭遇是被我放蝴蝶的毛毛蟲（你知道蝴蝶的比蛾的噁心）在書包裡，如果我運氣不錯抓到攀木蜥蜴，我也都很慷慨地一起放進去。我才不怕她跟老師說，反正我們老師施行愛的教育從來不打人，最多氣得眼眶泛紅，然後在聯絡簿上寫下一個「小提醒」。我媽媽是個不拘小節的人，對這類小事從不過問，頂多只是唸兩句。如果學校要舉行壞孩子選拔大賽，我們老師一定會把我提名出去。

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實行週休二日，每個禮拜必須上學五天半。有一個週六下午，我在廟口的榕樹下乘涼，一邊在想要幹些什麼把戲才不浪費光陰，忽然間我看到前面地上有一隻小鳥，還不會飛的幼鳥，不知從哪裡掉下來，在地上張大嘴巴啾啾叫，長著稀疏羽毛的翅膀一開一合，笨拙地倒來倒去。這麼難得的機會，我趕快上前抓住牠，溫溫軟軟的，一個小生命不費吹灰之力在手裡。我高興得不得了，一下子摸摸牠的頭，一下子拉拉牠的翅膀；但不小心的，小鳥從我手中掉落。更糟糕的是，我一時心急沒有站穩，竟往前跨了一步，直接踏在牠的身上。那小鳥，就這樣被我踩死了！

我其實是個心軟的孩子，遇到如此可怕的意外，我真的被嚇壞了。於是，我走到對面的雜貨店，想買一罐汽水來壓壓驚。店老闆坐在櫃檯後面，從陰暗

的地方看著我。他平時不太說話，這天卻突然開口：「小朋友，你臉色不好，是不是做了壞事？」

「壞事？」我驚訝地問，「我從來不做壞事。」

「如果你做了虧心事卻不改正，那會有報應的。」他嚴肅地說。

他的臉看起來簡直像爬滿皺紋的老妖怪，如果不是我很勇敢，一定會嚇得逃跑。我鎮定地說：「請給我一罐黑松汽水。」老闆伸手打開冰箱門，拿出一罐黑松汽水，他並沒有馬上給我，又從一個塑膠桶裡摸出一顆彩色糖果：「給你，做壞事的小孩應該吃糖。」

我覺得他在罵我，又不像在罵我。我想，反正有糖吃總不會是壞事，於是我就把糖果放進制服的口袋裡，喝我的汽水去了。

我在外面找到阿隆和阿昌，我們玩了一些好玩的把戲，像是賽賽跑啦、嚇嚇廟埕上的狗啦。阿昌帶了水槍，我們躲在公廁後面，每個來上廁所的都給他兩槍，緊張又刺激。那天我玩到很晚才回家。脫制服的時候看到那顆糖，因為快吃飯了，我還考慮要馬上吃還是吃飽飯看電視的時候再吃。其實都一樣啦，我懷疑那顆糖就是害我遇到怪事的主因，否則怎麼會無緣無故，好端端的，第二天早上醒來我竟然變成一隻鳥。

變成一隻鳥是怎麼一回事，小朋友你也許會說：「變成鳥很好啊，還可以在天上飛來飛去，我也想要！」小朋友你如果這樣說就太天真了，因為我變的是一隻雛鳥，不要說飛了，連找東西吃都還不會哩。

那晚，可憐的小鳥和雜貨店老闆陰沉的模樣，在我腦海裡打轉。我翻來覆去，難以入眠，一連串奇怪的夢境如幻燈片般一幕幕閃過。夢裡的我，在浩瀚的藍天下翱翔，享受前所未有的自在。我與清風爭速，高聳的樹冠不斷掠過肩頭，爽快極了。然而，每當我試圖低頭看看自己的身影，畫面便模糊了，直到夢境消散，一切回歸平靜。

清晨的陽光透過窗簾縫隙，溫暖地撫摸我的臉頰，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驚醒了我。不是因為光線刺眼，而是因為感覺……不對勁。我的身體異常輕盈，卻又伴隨著一種不熟悉的束縛感，感覺自己像被一張無形的網絡包裹，每一次呼吸都能感受到周圍空氣的細微流動。

我試圖動彈，卻發現自己的肢體不再遵從命令。那不是手臂的延伸，而是一對柔軟而帶著稀疏羽毛的翅膀。我努力想要坐起，卻只能在床上笨拙地翻

滾，每一次動作都伴隨著輕微的啾啾聲，那似乎是自己的聲音……怎麼會如此細小而陌生？

驚恐之中，我向四周望去，發現自己的房間變得巨大無比，每一件家具都像高不可攀的山峰。那一刻，我意識到自己的視線也發生驚人的變化，我的視界被一種從未體驗過的顏色和光線填滿，比我以往所知的任何色彩都要鮮艷和複雜。我嘗試轉動頭部，這簡單的動作卻讓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寬廣——幾乎能同時看到左右兩側，而且還能看到自己身後而無需轉頭！這種感覺太新奇了，我著迷在其中暫時忘卻了害怕。

但很快，一股強烈的饑餓感湧上。需要找東西吃！我撲騰著稚嫩的翅膀，勉強沖上陽台欄杆，然後把目標鎖定在樓下的那棵茄苳樹。然而，我對於如何操控飛行一竅不通，還沒接近目標就從空中墜落，重重摔在地上，震得我差點停止呼吸。

就在這時，阿昌的聲音從頭頂傳來，我心頭一緊。

「哇！是一隻小鳥耶。」

我急切想告訴他我是他的好朋友大德，但唯一能發出的，只有不爭氣的啾啾聲。當他伸手向我抓來時，前所未有的恐怖湧上。他是很粗魯的人，而我一點反抗能力都沒有，隨時可能剩半條命，想到這裡我很丟臉地一直發抖（還好阿昌一直不知道這件事）。他一把抓住了我，朝我家窗口大喊：「大德！大德！來烤小鳥哦。」天啊，他做得到，這個壞蛋真的做得到。

隔壁的羅文美從她家窗口探出頭來，看見阿昌抓著弱小無助的我。她沒有絲毫猶豫，立刻衝下樓來責備阿昌，還警告他要跟老師說他虐待動物。在那一刻，我真的好感謝愛打小報告的人，因為阿昌聽了，就把我塞到羅文美的領子，跑掉了。羅文美雖然一直尖叫，還能小心地把我從她的衣領拿出來，一邊啜泣，一邊捧著我上樓。

我從來沒有進過羅文美的家，她家很乾淨，地上是潔白的磁磚，一套綠色皮沙發組，一組雲紋大理石桌，原木櫥櫃排列有致，更添幾分溫馨。沒有到處堆放的過期報紙，也沒有四處亂扔的衣服襪子。還散發出淡淡的花香。

羅媽媽從某個房間出現，手邊抱著個洗衣籃，瞥了我一眼，頭也不回地往浴室走去，嘴裡說：「美美，等一下老師要來了，你不趕快把上次的練習曲多彈幾次，還在那邊玩小鳥？」

羅文美似乎很聽她媽媽的話，緊張地回答：「我把牠放好，馬上就來。」

她俐落地在儲物間找到舊鳥籠、餵食器還有小米（我不知道她以前養過鳥），她翻看著小米罐上的說明，喃喃道：「不知道有沒有過期？」

其實她問我最清楚了，我一吃到嘴裡，馬上知道這小米放太久，都餿了，難吃得不得了。可是身為一隻發育中的小鳥，饑餓讓我沒有選擇的餘地，只能不斷地張著嘴，討求更多食物。

「美美，妳到底要不要練琴？是不是要我把小鳥丟到樓下去？」

「我來了！」

要是我媽媽也那麼一板一眼，真不知道會是什麼樣子。我媽星期天不睡到十二點不會起來，也不喜歡整理房子或洗衣煮飯，我們家是一幅「原野風情畫」。我習慣了，覺得很自在，何況她從來不會管我考幾分，我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小孩。唯一的缺點的是，每晚等她想到要煮飯，多半都超過八點了，我不可能讓自己一直餓著肚皮，只好花自己的零用錢買零食。要不是這樣，我郵政儲金的存款說不定可以破五千咧。

想著想著肚子又餓了，我張大嘴巴做出小鳥乞食的啾啾聲，羅文美的鋼琴聲中斷，不一會她又溜出來餵我兩口泡軟的小米。像這樣子，我大叫，她就出來照看我。小米不新鮮，吃下去的大部份都拉到外面，我的肚子總是餓，只好一直叫一直叫。羅媽媽走出來，皺起眉說：「吵死了，我真想把牠扔到樓下。妳沒事弄個小鳥回家幹嘛？鳥大便髒死了，還是快丟掉吧。」

這一次羅文美沒有立刻遵命，她哭喪著臉求情：「媽媽，小鳥好可憐，放在外面牠會死掉。」

是呀，外頭的世界有野狗野貓還有野孩子，落到任何一個手裡都會斃命。

「妳不是下午一點要上安親班嗎？快去把三明治吃一吃準備出門，不早點吃下午又想睡覺了。」

「媽媽，我下午不在家的時候可不可以拜托妳幫我餵小鳥？」真好，她還想到我。

「我沒把牠丟掉就很好了，快去吃飯。」

羅文美的媽媽果然說一是一，下午羅文美出門以後，我在陽台叫得聲嘶力竭，她始終無動於衷，理都不理我。天啊，我的命運該不會是要變成一隻餓死的小鳥吧！我一聲聲叫著：「好餓啊！好餓啊！」

正頭昏眼花的時候，不知哪裡飛來兩隻白頭翁，站在籠子外對話。

「你看那小伙子為什麼會在這裡？」

「我看多半是翹家，被人逮住關在籠子裡。」

「他這麼餓，要不要幫他找點東西？」

「別吧，我家兩個小的也在等吃的，何必為了一隻不聽話的小鳥浪費時間？」

「說的也是。」

我看他們要走了，急著大叫：「哦，別這樣，我本來是個小男孩，早上起來無緣無故變成一隻小鳥，沒有鳥爸爸也沒有鳥媽媽，好慘的呀！」

聽我這樣說，白頭翁夫婦的眼睛亮了起來。

「你說你是人變成鳥！實不相瞞，我們兩也是同樣遭遇呢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放心好了，我們會幫助你的。」

我還沒從找到同類的震驚中恢復，他們兩就雙雙飛走了。過一會兒很夠意思地叼來榕樹籽、木瓜等等好吃的東西，輪流從籠子外面餵我。餵完了回去餵他們自己的孩子，然後又再來餵我。真的，所謂患難見真情，人生中第一次體會到什麼是可貴的友情，萍水相逢，為我往返奔波，太夠意思了。

他們回家的空檔，我就舒服地打個盹。半睡半醒間，朦朦朧朧聽到羅媽媽在說話。

「妳等一下看，會有兩隻白頭翁來餵牠，整個下午都這樣。」

「真的嗎，媽？」

原來羅文美從安親班回來，她媽媽帶著她躲在紗窗後面偷看。不一會果然白頭翁夫婦又回來了，各叼一顆紅通通的樹籽，我興奮地張大嘴巴接過來。

「看到沒有？」羅媽媽小聲說。

「真的耶，但怎麼會是白頭翁來餵，媽你不是說那是一隻小麻雀嗎？」

「我本來這樣以為，不過照這情形看來，那應該是白頭翁的幼鳥，兩種幼鳥長得很像。想想看，如果白頭翁會跑來餵麻雀的話，我們就可以得諾貝爾獎了，所以這是不可能的事，呵呵呵。」

那時候我還搞不清楚什麼諾貝爾，總之是一種超級大獎吧。如果她們知道我又不是麻雀又不是白頭翁，而是住在隔壁的李信德，不知道這樣該得什麼獎。

「誰在裡面偷看啊？」白頭翁先生問。

「那是我同學和她媽媽。」

「太陽快下山了，晚上我們就不會飛了，明天再來找你吧。」

「等一等，我要一輩子都變成鳥嗎？」

「變成鳥很好啊，不必寫功課，還可以自由自在地飛來飛去；也許剛開始有些寂寞，但你很快就會交到新朋友，也很快樂啊。」

「真的不可能變回人了嗎？」我不甘心地追問。

白先生想了想，又跟白太太討論一下，說：「詳細情形我們不太清楚，不過聽說有些鳥人睡一覺，第二天早上又變回人。看來是要碰運氣，如果你明天早上睡覺起來還是鳥，大概就不會再改變了。」

我想，無論我是人是鳥，我都希望回到家裡，至少還可以見到我爸媽，所以我決定拜託他們，幫助我離開這個籠子，回到隔壁陽台我的家。他們兩同心協力，一個費勁地用嘴喙拉開籠門，另一個用身體撐住：「趁現在，快出來吧。」我使勁控制歪歪倒倒的身軀，擠出籠門，順利逃到外面。

接著更困難，我得飛到另一邊才行，我撲打雙翅卻搞錯方向，竟又跌到陽台地上去了。這下可好，我要怎麼從地上回到欄杆上呢？平著飛還好，往上飛真是難倒了我這對還未發育完全的小翅膀！

沒想到，救星再度出現，羅文美一直在紗窗內看著一切，她走出來，溫柔地抱起我，放在最適合往外飛的欄杆位置，說：「你很想跟牠們走是吧？雖然我很喜歡你，還是不能勉強你留下來。」

我感激地看著她，從來不知道羅文美這麼地好；如果我變回人，我會永遠記得她說過她喜歡我的事。

* * *

後來到底怎樣呢？當然我能在這裡說故事給大家聽，表示我最終變回了人類。不過那個晚上真是緊張斃了。我跳回自己家陽台，鑽進花盆間的一個隱蔽處，準備讓自己放鬆睡覺。因為我知道，只有通過睡眠，才有可能再次變身。我緊張又憂慮，無法忍住不去想最壞的下場。一邊看著黝暗的天空泛出一道灰藍，一邊努力想要擠出睡意；不知道最後是怎樣睡著的。醒過來時，我感覺到身下堅硬的地面，周圍的世界從模糊變清晰，我聽到了熟悉的日常街聲，不再是鳥類聽覺所捕捉到的多重聲音。我試圖動彈，發現不是翅膀，而是我的手臂和腿。我跳了起來，知道自己得到重新做人的機會！

我回去找那個雜貨店老闆，想問問是不是他搞的鬼，又怕他把我當神經病；我買了一模一樣的糖果，送給阿昌吃過兩次，他都一點事也沒有；到底怎麼回事，後來我也不想管了。從那以後，我常常會思考人生問題，想著其他動物不知在想些什麼、有什麼感覺。我唸了國中、高中，又考上獸醫系，修了獸醫和哲學雙學位。現在我是一個獸醫師，而且下禮拜就要和羅文美結婚了！

昨天我們心血來潮，爭辯是她先喜歡我、還是我先喜歡她的。她說首先寫情書表白的人是我，而我很想告訴她，其實是她先說喜歡我的。不過若要提出證據，就得把這個故事從頭說起，這很令人猶豫。今早起來，我終於決定把它原原本本寫出來，就當作下禮拜的結婚禮物、我們愛的見證。希望她看了以後更加了解，她對我一生的影響有多大（以及的確是她先說了喜歡我）。也希望對各位小朋友在「好孩子」與「壞孩子」的理解上，有一點點的幫助。